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八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疏梓人爲侯者鄭射禮注云侯謂所射布也梓人攻木之工而爲侯者凡侯皆以木爲植以張之也云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以下通說二射之侯制凡侯鵠个身之度皆以侯中爲根數不正言其度者侯中大小視侯道爲差天子諸侯大夫士

侯道不同侯中崇廣不能齊壹故先差分以起度使可互通也三射之侯依司裘先鄭注說皆有正有鵠正小而鵠大正中又有質北不及正質之度者文路侯制互詳司裘疏注云崇高也者總敍注同云方猶等也者毛詩大雅生民箋云方齊等也此廣與崇方亦言侯之廣與其高齊等也云高廣等者謂侯中也者卽正鵠所居者也鄉射記云鄉侯中十尺注云方者也亦引此經爲釋此不云中鄭知者以下文有身及兩個卽鄉射記之躬與舌獨侯中不見明此文卽指中而言也云天子射禮以九爲節者賈疏云按射人及樂師皆云天子以駒虞九節是也云侯道九十弓弓一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者司裘注說天子二侯云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此

偏舉虎侯侯中之度以概其餘一弓取二寸九十弓則丈八尺
若然熊侯七十弓侯中當丈四尺豹侯麋侯五十弓侯中當一
丈皆以侯道遞減而廣與崇方則一也弓二寸以爲侯中亦鄉
射記文云諸侯於其國亦然者謂畿外諸侯於其國大射亦具
三侯大侯侯道亦九寸弓則侯中及鵠之廣崇亦同大射儀云
大侯九十穆侯七十軒侯五十鄧彼注云大侯之鵠方六尺穆
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軒侯之鵠方二尺二寸少半寸是
與天子同司裘注所謂遠尊得伸是也畿內諸侯及畿外諸侯
入爲卿士者則當依熊侯七十弓之制不得與王同詳司裘疏
云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名如其侯也者賈疏云侯謂以皮飾兩
畔其鵠之皮亦與飾侯用皮同也謂若虎侯以虎皮飾侯側其

鵠亦用虎皮其餘熊豹麋等亦然云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者此家上天子侯中方丈八尺而以參分居一之數推其鵠也賈疏云以侯方丈八尺三十六十八故知方六尺也云唯大射以皮箭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者鄉射禮注云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案鄭以皮侯惟大射得有之賓射采侯畫布燕射獸侯畫獸皆不以皮飾故特著之今以鄉射記考之天子諸侯之獸侯亦以皮飾鄭說非也三射之外又有鄉射亦用獸侯賈疏依鄭鄉射記注說謂鄉射用采侯與賓射同亦非也詳後疏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鄭司農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下兩個半之傳地故知

也玄謂个讀若齊人搢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不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巾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二者明身居一分上个信之耳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馬疏上兩個與其身二者王引之云說文介畜也从人从八隸書作承省人則爲个介音古拜反轉音古賀反後人於古拜反者則作介於古賀反者則作个而不知非爾字也梓人爲侯上兩個下兩個大射儀謂之左个右个義與明堂左右个相近侯之有个偏處於旁而副介乎中則

亦介字隸書之省明矣白帖八十五載梓人之文正作介鄉射禮適右个白帖作適右介是侯之左右个皆介字也大雅生民箋曰介左右也鄉射禮記注曰居兩旁謂之介案王說是也賈疏云此經云身卽中上布一幅者是也上兩個居二分身居一分故云與其身二謂三分如等也云下兩個半之者賈疏云謂半其出者也戴震云九節之候上个左右出各丈八尺下个左右出各九尺注鄭司農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者明个亦以布爲之也云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者此先鄭讀个爲簡也說文竹部云箇竹枚也鄭土虞禮注云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箇音相近案箇卽簡之俗凡漢以後經典言个者多爲箇之借字故先鄭易兩個曰箇

枚一丈三丈皆假設其數以明之司裘先鄭注云方十尺曰侯
卽此身廣一丈彼亦設數也依先鄭義則上下个夾中上下共
三層也賈疏云先鄭意身卽與中爲一謂方丈者其上又加布
一幅長三丈爲兩個後鄭不從者候有中有躬有个三者今先
鄭唯有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云下兩個牟之傳地故短也者
兩個與綱相連卽射禮云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武尺二寸
是兩個傳地至近故短也云爻謂个讀若齊人擣幹之幹者段
玉裁云此擬其音也賈疏云此讀從公羊傳桓公朝齊齊侯使
公子彭生擣幹而殺之是幹爲脅骨故云擣幹之幹案賈引公
羊莊元年傳文後鄭意此上下兩個夾身爲之若兩脅然故以
擣幹擬其音而其義亦見明不當如先鄭讀爲箇而訓爲枚也

云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者明此个與身卽鄉射記之上舌下舌與躬也引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者欲破先鄭上方兩枚與身三之說故先引此文爲證鄭彼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云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者謂身个橫長之度也九節之侯中丈八尺身倍之得三丈六尺上个又倍身得七丈二尺出於身者左右各一丈八尺下个當身處三丈六尺不減其出於身者減之得上个之半左右各九尺凡一丈八尺連當身總五丈四尺也然則七節之侯侯身二丈八尺上个五丈六尺下个四丈二尺五節之侯侯身二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故鄉射記云鄉侯上个五尋注云八尺

日尋上幅用布四丈是也此可以類推故注不出云其制身夾中个夾身者皆謂上下夾之也身夾中之上下耑兩個夾身之外上下共五層也云在上下各一幅者明身及上下个長度不同而廣則皆充幅除削縫一寸爲二尺鄉射記注云今官布幅廣一尺二寸旁削一寸是也上身下身上个下个各有一幅共四幅其侯中幅數則隨侯道爲增減不能等也云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者白虎通義鄉射篇云侯者以布爲之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賈疏云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二寸爲縫皆以二尺計之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九幅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爲七丈二尺添前爲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卽上下共爲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

尺下个有五丈四尺添前總用布三十六丈也詔議案此亦指九節之侯也若七節五節之侯亦依此爲差故鄭鄉射記注云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是其差也云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者明此經所謂三乃上二合之下一爲三是兩層之和數亦以破先鄭兩個各一丈與身爲二丈之說也云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者謂爲下个半上个之出身外者故經先明上个倍躬之度也其當身之度則上下个等不半之云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者鄭注鄉射記左右舌云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蓋兩個陋長猶人舌外出故以爲名云侯制上廣下狹蓋取

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者釋文云率本又作類案率類聲義並相近鄉射記下舌半上舌注云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五六三十以此爲衰也案張臂八尺所謂尋也張足六尺所謂步也又鄉射禮下綱不及地武鄭注亦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卽其足也是以取數焉是侯制取象於人者其義甚廣不徒躬舌諸名也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繩寸焉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綱籠綱者類讀爲竹中皮之綱舌維持侯者疏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繩寸焉者臧琳云釋文繩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案于貧尤粉兩反皆

員聲字作纁侯大古犬兩反皆月聲字作絹鄉射禮疏曰周禮
將人云絹寸焉此纁字作絹之證然說文系部云纁持綱紐也
从糸員聲周禮曰纁寸則綱紐字員聲爲正許叔重所據古文
本作纁作絹爲繒如麥秬義別劉昌宗音侯犬反儀禮疏作絹
非也案臧說是也依先鄭讀推之亦當以從員爲正大射儀中
離維綱注云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絹亦卽纁之譌戴震云鄉
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尺二寸爲武然則九節之侯高
二丈七尺四寸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尺下綱兩植相去七丈
案依戴說則七節之侯高二丈三尺四寸五節之侯高一丈九
尺四寸大射儀說畿外諸侯三侯云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
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注云以軒侯計之穆侯去地一丈五寸少

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賈彼疏謂以豺侯五十
弓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計之與戴率較二寸者戴兼上下各
領寸計之鄭賈不兼綱計之戴說爲密鄭賈所計皆當增二寸
但王大射賓射等皆三侯並張則熊侯當見鵠於虎虎侯當見
鵠於豹所謂一下綱不及地武者惟豹侯爲然耳其熊虎二侯各
以見鵠於次侯而遞增其去地之高度如大射穆侯豺侯之數
非三侯皆下綱不及地武也注云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者
賈疏二云植則在兩傍邪豎之也必知邪豎之者下个半上个皆
出舌尋明知兩相皆邪向外豎之也詒讓案植謂俟兩旁所樹
之長木云上下皆出舌一尋者者明綱雖亦上長下短而左右
出舌之數則同與舌之下半上者異也云亦人張手之節也者

謂象人張臂八尺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者鄉射禮注云綱持舌繩也持舌卽所以連俟彼注與司農說同說文糸部云綱維絃繩也是綱爲繩名故連俟繩亦謂之綱也云纟龍綱者者卽說文所謂持綱紐也戴震云纟者个上之紐以綱貫之詔讓案大射儀注又謂之綱耳綱貫纈中纈籠絡綱使不脫故曰籠綱賈大射儀疏謂亦以布爲之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上紐皆十二下紐皆十而三侯數同今案紐數經注無文三禮舊圖說未知所據聶氏駁之謂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之侯丈尺廣狹不同纈紐籠繫宜異但依侯大小取稱爲是是也又大射儀別有縕注謂邪制躬舌之角者賈波疏謂小綱綴角繫著植則與縕紐迥異舊圖以綱雜爲一大繆云纈讀爲竹中皮之纈者段

玉裁云當作瀆如竹青皮筭之筭擬其音也筭于貧反今之筠字願俞禮器聘義注字皆作筭云舌維持侯者者亦謂舌卽个也與後鄭說兩個義同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皮侯以皮所節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春讀爲蠹蟲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疏張皮侯而棲鵠者以下辨三侯之用也皮侯者大射於學之侯也說文西部云西鳥在巢上也重文棲西或从木妻案鵠取名於鳥故亦以棲言之賈疏云張皮侯者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節侯之側號曰皮侯棲鵠者各以其皮爲鵠綴於中央似鳥之棲也金鵠云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記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

言鵠則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并不言鵠蒙上省文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畫布爲正與棲皮之鵠異誤矣案金說是也朱大韶說同鄭中庸射義注並云畫布日正棲皮日鵠陸氏釋文孔氏詩禮記疏咸以爲大射賓射之異其說非是詳司裘射人疏云則春以功者孔廣森云春當如字讀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於春貢之時因貢致士乃張皮侯而大射三朝記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是其事也漢五行志日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曰春日載陽合躬辟雍古者大射本在春審矣鄉射禮注曰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全器云春以功蓋大射在春而以校諸侯羣臣之有功與否也王

刺云習射上功此其明證射義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文王世子云春秋教以禮樂而春時陽氣舒和尤善於秋故大射必于春也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漢書五行志東京賦皆與白虎通合案孔金讀春如字較鄭爲長戴震讀同說文矢部云侯春饗所歛侯也亦據春行大射言之凡諸侯三歲貢士王與大射及王每歲與羣臣大射皆於春行之以功者凡射以中爲功詩大雅賓之初筵云射夫旣同獻爾發功是其義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者司裘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韋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是侯側之飾及鵠並以

皮爲之故專得皮侯之名也云司空職曰王大射則其虎侯熊
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者引以證皮卽指虎熊豹麋等皮也
云春讀爲蚕春作也出也者段玉裁云此易其字蚕作也見方
言詔讓案春蚕聲類同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蚕也蚕作之訓
亦見爾雅釋詁廣韻十八真引尚書大傳云春出也萬物之出
也又廣雅釋詁云載出也載亦卽古文蚕字是蚕有作出兩訓
然此經春當如字讀鄭破爲蚕非經義云天子將祭必與諸侯
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者據射
義文詳司空疏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
正之侯也射人職日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
容樂以聽虞九節五正下日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明此

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節又以五采畫雲氣焉疏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者此賓射於朝之侯也采侯中亦兼有鵠正其制蓋純布而畫五采故謂之五采之侯鄭注射記注謂鄉射亦張此侯非也詳後疏金榜云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注云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者五采卽下朱白蒼黃黑是也畫者統鵠六尺全畫之不云畫鵠云畫正者節謂大射有鵠無正賓射有正無鵠也引射人職日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者鄭意彼五正卽此五采侯故引以爲證射人注

亦引此經爲釋云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實則射人五正乃樂節非指五采之侯詳彼疏云下曰若王大射則以徑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者賈疏云鄭引射人職賓射及大射二者陰破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爲一物故云非大射之侯明矣詒讓案鄭意射人言若大射若爲更端語明彼上文爲賓射其說非也射人所言皆大射非賓射此五采之侯爲賓射與射人所言實不相涉也據疏則賈馬並以此五采之侯爲卽上大射所用皮侯然皮侯采侯僕同是一侯則經不宜兩見必不可通也云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者證此云遠國屬卽謂諸侯來朝也然彼文自汎指諸侯在朝之禮不專屬射鄭說亦誤並詳彼疏云遠國屬若者侯朝會王張此侯

與之射所謂賓射也者射人注引此文而釋之云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屬謂朝會詳後賈疏云言遠國屬對畿內諸侯爲遠國若以要服以內對夷狄諸侯則夷狄爲遠國也云正之方外如鵠者鄭意賓射采侯之正一如大射皮侯之鵠外亦廣與崇尚居侯廣三分之一惟內爲五采異今依先鄭說正小鵠大正方在鵠中凡射侯無論大射賓射皆有鵠有正非以皮侯采侯異名詳司裘及射人疏云內二尺者賈疏云中央畫朱方二尺故司裘注引諸家方二尺曰正以此二尺爲本其外以白蒼等充其尺寸使大如鵠也云內二尺者爲畫五采地也云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者射人注義同彼注云立居外而此云黑居外者黑立色近古書多通稱云其侯之飾又以

五采各如其正鄭意此侯五正故雲氣亦五采畫也然其說無據亦詳射人疏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者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疏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者此王於大學及大寢行息燕之射之侯也鄉遂之吏行鄉射於庠序蓋亦用之不言接鵠者亦冢上文省其制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並以皮飾侯之側惟以布爲鵠而染其質以白赤大夫以下則全以布爲之與采侯同惟畫其側爲虎豹鹿豕而染其質以丹蓋兼取皮侯采侯之制而少變之因天子諸侯用獸皮爲

飾大夫以下畫獸之毛物故名之曰獸侯也注云獸侯畫獸之侯也者謂畫獸於三分侯中居一之處以當正鵠也鄭意天子諸侯之侯並不畫獸獸侯寶兼取獸皮及畫獸爲名也云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者鄭彼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能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

之皆毛物之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
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案依鄭彼注說則獸侯不辨尊卑侯道
皆五十弓侯中並方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畫布爲獸首以當正
鵠天子則以白地畫熊諸侯則以赤地畫麋大夫則以白布畫
虎豹士則以白布畫鹿豕其畫獸之外當侯中四旁者尊卑同
以丹地畫雲氣爲飾敖繼公謂凡畫者丹質專指畫虎豹鹿豕
之侯金榜申敖說云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
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棟皮爲鵠對文見異矣質天子白
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
黃以周云鄉射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天子熊侯諸侯麋侯
之爲皮也可知凡皮侯不去毛去毛無以別熊麋又皮侯純用

皮非以能麋飾其側而中仍用布質謂質的天子熊侯用白的
諸侯麋侯用赤的則大夫士之畫侯亦必有的也可知凡畫者
丹質爲大夫士畫侯言也人有大夫士之異侯有虎豹鹿豕之
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
畫布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鄭說熊麋亦是畫侯質是采地
畫熊白質畫麋赤質與下文凡畫者丹質語相觸礙因以凡畫
丹質爲畫賓射燕射之侯白質赤質爲畫熊侯麋侯之正殊非
經意記又云禮射不主皮則天子諸侯大射賓射燕射之爲皮
俟也可知鄭謂賓射燕射不用皮亦未審矣案金氏黃氏據鄉
射記虎豹鹿豕言畫而熊麋不言畫定熊侯麋侯爲卽皮侯不
畫又以畫者丹質卽承上文畫以虎豹畫以鹿豕而言說皆致

塙孔廣森林喬蔭陳奐朱大韶俞樾說並同今攷司裘先鄭注說凡侯皆有鵠正質三等其說最是鄉射記白質赤質丹質卽正中最小之的亦卽韓非子外儲說左所謂五十之的非采其地之謂也蓋獸侯尊卑同用布爲侯中天子諸侯則以熊麋之皮飾侯側又棲其皮以爲鵠鵠內又用布爲正不畫正內則又畫白赤之采以爲質大夫士用布侯側不飾而畫虎豹鹿豕於布以爲鵠鵠內亦用布爲正不畫正內則亦畫丹采以爲質獸侯之制蓋如是則於此經及鄉射記義無不通矣獸侯熊麋皆非畫丹質鄭二禮注並誤云息者休農息老物也者籥章云國祭幣則獻廟須擊土鼓以息老物注杜子春云郊特牲日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

之祭也主先齊而祭司箒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
收民息已亥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
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
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此注云休農息老物蓋兼用篇
章及月令之文謂息卽因六蜡息老物之祭遂行射禮是謂之
息教繼八云云鄉飲酒乃息司正息疑飲燕之異名案教據鄉飲
酒禮證此經甚塗然竊疑息燕自是二事息非專指息老物與
燕亦不同致鄉飲酒鄉射禮明日皆息司正又大戴禮記干乘
篇云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
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之事是皆息之見於經記者不必
蜡祭息老物而後有息也鄉飲酒禮說息云無介不殺薦脯醢

羞唯所有徵唯所飲鄉射注云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又云勞禮略貶於飲酒也是息亦飲酒於學而其禮稍略息卽鄉飲酒之細別故通言之凡飲酒皆謂之息鄭月令注云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月令又云季冬大

飲燕注云十月豐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

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據鄭說則黨正息民卽用鄉飲酒禮

天子諸侯則別有大飲之禮二者蓋皆通稱息千乘之息國老

卽指養老於學亦卽用飲酒正齒位之禮若燕禮則行於寢而

輕於鄉飲酒與禮經之息迥殊不可并爲一也蓋王與諸侯卿

大夫士咸有飲酒於學之禮卿大夫士飲酒在鄉遂之學則謂

之鄉飲酒王與諸侯諸臣飲酒在大學則謂之大飲二者亦通

有射此經息燕之射雖同用獸侯而其事則別息者先行飲酒
禮而射在卿大夫士則謂之鄉射燕者先行燕禮而射卽所謂
燕射也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
也必先行鄉飲酒禮是天子諸侯有息燕之射而無鄉射大夫
士有鄉射而無燕射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是也
陳與云獸侯用諸鄉射故特著於鄉射記而燕射亦用獸侯燕
禮云若射如鄉射之禮是其義也案陳說是也黃以周說同鄉
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此息燕射之侯也又云
大夫士布侯此鄉射之侯也鄭君彼注未悟乃曲爲之說謂燕
射張獸侯鄉射賓射當張采侯因天子諸侯燕射各以其鄉射
之禮而張獸侯故附見獸侯於鄉射之記此曲說與鄉射記及

此經並不合不足據也云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者
羣臣下宋余仁仲本岳刊本附釋音本宋注疏本並有閒暇二
字阮元謂係疏語誤入鄭注本無是也今從嘉靖本賈疏云勞
使臣謂若四牡勞使臣之來若與羣臣飲酒者君臣閒暇無事
而飲酒息老物及勞使臣并無事飲酒二者燕皆有射法此燕
射以其事襲天子已下唯有五十步侯而已無尊卑之別也祭
侯之禮以酒脯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疏祭侯之禮者梓人不掌祭事此記其辭者因侯
制連類及之也云以酒脯醢者明有獻有薦也注云謂司馬
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者于注例當
作於各本並誤鄉射禮云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

薦脯醢設折俎與觴皆三祭獲者負俟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卽此注所據大射儀載此禮略同惟獻獲者作獻服不服不司馬之屬卽獲者也賈疏云大射雖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又此不辨大射賓射燕射則二等射皆同

其辭曰惟若寧侯若猶女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疏其辭曰惟若寧侯者鄭大射儀注引此以爲天子祝侯之辭又云諸侯以下祝辭未聞則此記是天子之禮故以射不寧侯爲祭辭也惟大射注引作唯字通大戴禮記投壺篇亦載此辭云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爾曾孫侯

氏百福白虎通義鄉射篇云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說文矢部侯字注云其祝曰毋若不寧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衆女也文並與此小異而意指略同孔廣森云此狸首之首章也天子大射歌之以祭侯曾孫其次章諸侯以爲射節禮獸侯皆畫獸首故以狸首名篇史記封禪書曰蔓弘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鄭儀禮注曰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卽此章是已韻譏案此經云祭侯之辭則非詩也樂師先鄭注以狸首爲曾孫之詩大戴禮投壺載曾孫之詩與此辭文亦不相屬但大射儀注謂狸首詩有射諸侯不朝之言與此下文頗相近鄭意或當然也詳樂師疏

注云若猶女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若汝也汝文字同云寧安
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者賈疏云祭侯者
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則射不寧侯有罪者也舉有功以勸
示又舉有罪以懲之故兩言之也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
所故抗而射女或有也若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疏母
或若女不寧侯者母大射儀注引作無同不寧侯謂不安順之
諸侯易比卦辭云不寧方來義與此同云不屬於王所者覲禮
載諸侯來覲天子賜舍之辭曰伯父女順命于王廟賜伯父舍
不屬於王所猶言不順命于王所也廣雅釋詁云所居也王所
謂王所居之處通王都及巡守朝會之地言之注云或有也
者小爾雅廣言文云若如也者廣雅釋言云如若也是若如可

互訓云屬猶朝會也者此屬與上文遠國屬之屬義同大戴禮投壺白虎通義鄉射篇說文矢部並作不朝於王所國語齊語云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章注云屬亦會也故云猶朝會也云抗舉也張也者詩大雅賓之初筵云大侯既抗毛傳云抗舉也廣雅釋詁云抗張也大戴禮作亢說文作伉義並同強飲强者而諸女曾孫諸侯百福詔遺也會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葉鈔本蓋誤脫也注云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是經本有文字母或若女不寧侯故抗而射女此二女目不寧侯也惟若寧侯詔女曾孫諸侯此二女目寧侯也注云若猶女也經意雖各有屬固無妨同言女矣案阮說是也大射儀注引此辭亦

有文字 注云詒遺也者爾雅釋言云貽遺也詒貽字同大射儀注引亦作貽云曾孫諸侯謂文後世爲諸侯者者女卽指宦侯爲宦侯祝後世子孫爲諸侯而詒以福也

廬人爲廬器戈柅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柅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遁也酋近夷長矣疏

廬人爲廬器者亦以所作之器名

工也云戈柅六尺有六寸者賈疏云凡此經所云柄之長短皆通刃爲尺數而言案賈說是也毛詩秦風無衣傳云戈長六尺六寸亦通柅刃言之五兵柅度若不通刃而言則夷矛加刃不止三尋過於三人之身而弗能用矣云夷矛三尋者唐石經作矛夷誤今從宋本及嘉靖本正此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五者卽

司兵先鄭注所說車之五兵也。注云祕猶柄也者。說文木部云祕橫也。總敘注云廬謂矛戟柄竹檣。祕是祕本爲橫竹柄之名。引申之凡木柄不橫者亦謂之祕。廣雅釋器云祕柄也方言云戟其柄自闊而西謂之秘。案古戈戟皆於柄端爲鑿而以金爲內橫插之謂之祕與矛於刺本爲圓冒而以矜直貫之不同。此工所爲兼有祕矜兩制。經唯見戈祕而盾矛不云矜蓋文不具二鄭則誤。謂戈戟祕與矛矜同制故注中祕矜二者咸通言不別也。又昭十二年左傳云剝圭以爲戚。祕戚於刃首爲鎒而以柄橫貫之與戈祕矛矜又並不局而亦謂之祕則古蓋以祕爲兵柄之通稱矣。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者。總敘注同云會夷長短名爵之言適也。適近夷長矣者段玉裁云前引司農

云酋矛酋發聲直謂矛鄭君此云酋近夷長以正之酋之言道
有近義夷有長義詎讓案酋遁聲類同廣雅釋詎云遁近也說
文大部云夷平也凡物引之長則平故夷引申之亦爲長矛之
至長者以爲名釋名釋兵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夷矛夷常也
其矜長丈六尺不言常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
也案劉說矛刃冒矜深得其制而誤以車戟之度爲夷矛義與
此經注並迕不足馮也墨子備城傅篇有二丈四矛卽此夷矛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人長
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不徒止耳
疏注云人長八尺與尋齊者據總敘文云進退之度三尋用兵
力之極也者言二尋之外人力有所不及司馬法天子之義篇

云兵大長則難犯義亦通也云而無已不徒止耳者戴震云不徒止於不能用也又適以害執兵之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言罷羸宜短兵壯健宜長兵

疏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

兵欲長者通論攻守之兵長短互用之法賈疏云按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此言攻國之兵欲短則弓矢是也守國之兵欲長則殳矛是也言戈戟助者攻國守國皆有戈戟以助弓矢殳矛以其戈戟長短處中故也注云言罷羸宜短兵者謂行地遠而食飢故不任用長兵而用短也江永云人眾地阻則勢不便人勞飢罷則力不勝故兵宜短不宜長注未該云壯健

宜長兵者謂行地近而食飽則任用長兵也凡兵句兵欲無彈
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裨刺兵搏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故書
彈或作但蜎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絹
讀爲蜎邑之蜎蜎謂撓也裨讀爲鼓鼙之鼙亥謂蜎亦掉也謂
若井巾蟲蜎之蜎齊人謂柯斧柄爲裨則裨隋圜也搏圜也所謂
句兵欲無彈者以下記制兵祕之法也注云句兵戈戟屬者
呂氏春秋知分篇云句兵鈎頸高注云句戟也賈疏云以戈有
胡子其戟有援向外爲磬折入胡向下故皆得爲鈎兵也案戈
戟之句主於援不主於胡賈不識古文戟形制詳呂氏疏云刺
兵矛屬者程瑞田云矛用梗直故曰刺說文刀部刺直傷也謂
讓案刺兵亦謂之直兵呂氏春秋知分篇云直兵造曾高注云

直矛也淮南子汜論訓云橫矛無擊修戟無刺是矛亦得稱擊
戟亦得稱刺蓋散文通也云故書彈或作但者段玉裁云說文
人部曰俾疾也從人單聲周禮句兵欲無俾此注當云故書彈
或作俾司農讀俾爲彈也案段說是也惠士奇亦謂此注但爲
俾之誤云蜎或作蜎者蜎網聲類同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
彈彈謂掉也者但亦當爲俾御覽兵部引字林云彈行丸者又
拏也拏使戰動掉彈也是彈有掉義段玉裁云司農易但爲彈
者亦或爲彈彈丸者傾側而轉者也掉之義取此說文俾疾也
疾與掉義相足案段說是也說文手部云掉搖也凡持長物緩
則定疾則動掉故俾訓疾亦訓掉二義相成惠士奇謂俾訓疾
訓動讀爲上林賦象與婉俾之俾戴震又讀爲兜蜎之蜎訓爲

轉掉今案蜿蜒卽兜蠻與彈蠻義亦迥然與蜎掉義近不若先鄭義之切也句兵之刃橫向一邊若一轉掉則其刃違轂而不能中故欲其無掉程瑤田云司農云彈掉蓋言戈戟之杖欲其不轉掉於手戈戟之體其援橫出而偏長用之防其轉掉故爲內令穿杖之鑿而出之以與援相稱爲其援之重也若內過長則內轉重而援反輕是故援重亦掉援輕亦掉治氏云長內則折前前謂援折謂掉也合治氏廬人兩職觀之知句兵之病在易轉掉也云絹讀爲蜎邑之蜎蜎謂蜎也者詩陳風澤陂中蜎蜎毛傳云蜎蜎猶蜎蜎也蜎卽蜎之借字段玉裁云大鄭本作蜎易爲蜎蜎邑者蜎蜎也鬱抑之兒蜎之義取此程瑤田云先鄭謂蜎撓也是也案下記云凡誠廬事置而搖之以厭其

蜎也置謂植之也蜎謂不直兒如蜀之蜎蜎然也立而搖之以
賑其往來或有偏強偏弱處也偏強處則往少來疾偏弱處則
往多來緩所謂蜎也案程說是也刺兵直刃所遇必決不患其
掉惟患其撓弱則刺之無力而不入先鄭訓爲撓義最精而讀
爲涓則取義轉迂遠不若後鄭作蜎之當矣云裨讀爲鼓鼙之
鼙者段玉裁云讀爲當爲讀如擬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玄謂
蜎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蜎之蜎者惠士奇云爾雅釋魚蜎蜎注
云井中小蜎蜎赤蟲廣雅子孓蜎也莊子秋水篇釋文司馬彪
云蜎井中赤蟲一名蜎然則蜎者水中孑孓掉尾之蟲動搖不
定蜎乃動搖之狀也詒讓案此破先鄭涓邑之讀則謂蜎當爲
蜎之誤蓋擬其音而義亦存乎其中也程洛田云後鄭謂蜎亦

棹者非也爾雅蜎蜎郭注一名子孓據說文無右臂曰子無左臂曰孓是蟲行水中恆屈曲其體轉變無定勝負不均苟爲廉一器中若此蟲然偏強偏弱節節相間是之謂蜎蜎中蜎是撓象而亦以掉釋之與彈相溷不可從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棹則棹隋圓也者說文木部云棹圓榼也廣雅釋器云圜榼謂之棹案圓而區卽隋圓也此假借爲兵秘隋圓之名柯卽車人柯揭之柯毛詩圃風伐柯傳云柯斧柄也又破斧傳云隋鑿臼斧斧以柄納於鑿鑿隋故柄亦隋鑿與柄適相函也但戈戟之秘與斧柄制實不同以其同爲隋圓假以證義耳賈疏云隋圓謂側方而去楞是也段玉裁云斧柄必隋圓則棹者隋圓之言隋圓對下文棹是正圓言也程瑤田云秘正圓則易轉棹秘隋圓則

難轉掉故曰句兵埤云搏圍也者梓人注同**轂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改句言轂容及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重欲傳人謂矛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侵之能敵也玄謂校疾也傳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轂則疾操重以刺則正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疏轂兵同強舉圍欲細者轂擊義同亦古今字前經五篇如方相凡以戈擊四隅宮正擊獫大師小師等擊樂器字並作擊而轂見司門占人校人釋文則並以爲繫字亦經記字例之異但此記梓人擊其所繫字兩見亦作擊未審其義例也以下並論兵秘舉圖大小之用爲下章起義也云是故侵之者程瑤田云總承

細重二者謂不彈不燭尚何患不能侵乎　注云改句言轂容
父無刃者鄭意下文有父此轂兵對刺兵爲文則卽上句兵此
因欲晐父故變文言轂也弓人注云轂拂也說文父部作轂云
相擊中也如車相擊故从父从唐隸變作轂經典通段擊爲之
鄭鍔云變句兵而謂之轂者戈戟可以句可以轂父不可以句
可以轂故事言句兵足以見戈戟而不及父於是言轂以包之
左傳襄二十三年晉人以戟句樂樂而殺之昭元年子南以戈
擊子皆此戈戟可句可轂之驗也案鄭說是也金榜云戈戟用
恒主於擊人故亦謂之擊兵左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夢與獻
公訟公以戈擊之二十八年王何以戈擊子之昭元年子南逐
子晳及衝擊之以戈二十年齊氏用戈擊公孟二十五年公將

以戈擊條祖定四年盜以戈擊王十四年靈姑浮以戈擊闔臘
哀十四年公執戈將擊之十五年石乞孟獲敵子路以戈擊之
斷纓是也程瑤田云記文改句兵曰轂兵者句言其形轂言其
用戈戟用橫故曰轂橫用曰轂云同強上下同也者賈疏云
謂本末及中央皆同堅勁故云同強也云舉謂手所操者謂操
中當人手操處也說文手部云舉對舉也引申之凡獨舉亦曰
舉此舉圓與下被圓略同據其最後之近晉者而言則曰舉圓
統其略前者而言則曰被圓其實一也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
婉之絞者弓人先鄭注同此易校爲絞也賈疏云昭元年左傳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注云絞切也故讀從之取切疾之
義也云重欲傳人謂矛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者亦謂手所操

處稍大之則重云侵之能敵也者國語楚語韋注云侵犯也兵
傳人而密則能犯人而無不敵之患故云能敵也戴震云侵善
入也云立謂校疾也者弓人注同此義與先鄭略同段玉裁云
校司農易爲絞鄭君則不易字蓋校有疾義與劓懸字同弓人
注亦兩言校疾也云傳近也者小爾雅廣詁文云密審也正也
者謂兵之中人審謹而正也云人手操細以敵則疾者細則操
之堅任力多故敵之疾也云操重以刺則正者程瑤田云蓋謂
勁直有定在手之所用與目之所視相準無游移之病以刺人
自然審而且正云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者
賈疏云以句兵向後牽之故堅者在後也以刺兵向前推之故
堅者在前也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

圖去一以爲晉圖五分其晉圖去一以爲首圖凡爲首才參分其長一在前一在後而圖之五分其圖去一以爲晉圖參分其晉圖去一以爲刺圖被把中也圓之圓之也大小未聞凡矜八觚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鐸也刺謂矛刃首也立謂晉讀如王指大圭之指矜所捷也首殳上鐸也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夷矛如首矛疏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圓之者殳制詳司戈盾疏賈疏云殳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得二尺四寸爲把處而圓之也注云被把中也者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言當手握處之中也云圓之圓之也者明殳雖與戈戟同爲較兵而圖則與首矛同爲正圓形也云大小未聞者以經文不具程瑤田云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圓之參分其圓去一

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是晉圍首圍之數皆出於其圍也凡爲首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是其晉圍刺圍之數亦皆出於其圍也然則殳與首矛之圍乃其廬體上下諸圍之宗也而鄭注則云大小未聞夫既爲其諸圍之宗安得不以大小示人也考之喪服傳苴絰大搃注云盈手曰搃搃搢也中人之搃圍九寸今訓被爲把中說文訓搃爲把搃圍九寸是把圍九寸也用殳與矛以把故卽以把之數爲其圍之數莊周書言櫟社樹絜之百圍吳越春秋言伍子胥腰十圍皆具數於人之把豈慮之用在把反疑其圍之之云非卽其把之數乎曰爲之被而圍之蓋謂爲之把而圍之也依文義讀之亦是著數

之辭案程說甚精足補鄭義鄭訓被爲把中則被圍卽把圍莊子人閒世釋文引司馬彪云一手曰把李頤云徑尺爲圍亦與程所定相近此經言圍之者一桃氏爲劙云參分其臘廣以爲首廣而圍之首廣卽首徑以求其圍可得其度故不言圍度而度卽寓乎廣此爲受云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亦不言圍度而度卽寓乎被求度不同而文例則一也至諸圍之度以程說推之受圍九寸參分去一以爲晉圍則晉圍六寸也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則首圍四寸又五分寸之四也會矛圍與受同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則晉圍七寸五分寸之一也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則刺圍亦四寸又五分寸之四也然則盾矛之刺圍與受之首圍正同惟受之晉圍視盾矛大

分減一蓋凡數兵刺兵柵之圍度並同其被皆漸殺以趨於晉數
兵所殺多舉之則細句兵所殺少舉之則重故被圍雖同而近
晉之舉圍則又不害其異也長兵之制其可攷者如此云凡矜
八觚者賈疏云以經二者近手皆云圍之明不圍者爲八觚也
程瑤田云殳據說文積竹八觚說文又云蘆積竹矛戟矜也蓋
言凡蘆皆積竹爲之記所言蘆似並用木今注云凡矜八觚類
同說文所謂積竹者或亦爲蘆之一法然如戈戟之柵隋圓則
斷不能積竹爲之矣案程說甚析文選張衡西京賦竿殳之所
挾畢薛注云殳杖也八棱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爲之或以竹
爲之是殳本有竹木兩種唯古戈戟柵爲鑿以函內自不能以
積竹爲之許說似據漢制與古不合至戈戟柵雖爲隋圓形然

舉圍之外亦未嘗不可爲八觚而隋之鄭說與經卻不相近也
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鏃也者說文金部云鏃柵下銅也釋
名釋兵云矛下頭曰鏃鏃入地也曲禮進戈者前其鏃後其刃
進矛戟者前其鏃注云銳底曰鏃平底曰鋟案鏃鋟對文則異
散文得通段校說文金部云鏃矛戟柵下銅鏃也毛詩秦風小
戎九矛鎧鏃傳云鏃鏃也是兵器柵末並以銅鎔之名曰鏃亦
曰晉程瑤田云殳以晉圍對首圍箒矛以晉圍對刺圍則晉圍
者廬所內鏃之一端也晉尊一聲之轉云刺謂矛刃冒也者准
南子汜論訓高注云刺鋒也卽謂矛刃本與矜相合之圓鎧詩
鄭風清人箋所謂室是也云玄謂晉讀如王指大圭之指矜所
捷也者據典瑞文段玉裁改指爲晉云謂其音義同晉大圭訓

爲甫於紳帶之間知此晉謂矜矛於銅鎛捷同重俗作插晉大圭俗本作搘大圭非案段校是也典瑞亦作晉注引先鄒讀爲薦申之薦今本彼注薦申作搘紳誤也捷插古通詳總敍疏云首殳上鎛也者賈疏云殳下有銅鎛此殳首無亦以上頭爲首而稍細之以其似鎛故鄭云首殳上鎛也案殳無刀蓋首未並有銅鎛以爲固賈說疑非程瑞田云矛之用在刺故卽以刺名其內刺之一端殳所用之一端無刺但平其首故名之曰首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夷矛如酋矛者玆不箸戈戟夷矛之圍度故鄭補其義以殳爲穀兵戈戟亦可句可穀與殳用同其秘雖有隋圓正圓之異而圍度大小可約略相等夷矛酋矛則並爲刺兵其矜自當同也其由彼以下漸殺以趨於晉者則異凡

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眠其蜎也灸諸牆以眠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眠其勁也置猶射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牆躍

疏

凡試廬事者記廬人爲廬

器成後試其利用與不其法有三也程瑤田云三法之試初一法防其蜎次二法防其末弱次三法無上二病專主於強刺兵無掉病而防其蜎故曰欲其無蜎也然三法之試凡兵皆然故刺兵搏而試之以二法則可無蜎病且均而同強句兵之不搏而柙也專以防掉然亦不可有蜎病故試廬之法句兵亦然故記言凡以包之云置而搖之以眠其蜎也者戴震云眠其蜎審察搖掉之勢也云灸諸牆以眠其橈之均也者戴震云審察屈勢皆欲通體無勝負苟材有勝負必自負處動析程瑤田云如

爲廬三尋擇兩牆間函一丈者屈廬而柱其牆令撓而因以觀
其所撓兩端初無勝負則均也云橫而搖之以覩其勁也者說
之力部云勁強也戴震云試之既濟均又以彊勁爲尙程瑤田
云勁謂通體同強無弱勝之挺直不下垂也去注云置猶封也
者說文豈部云封立也廣雅釋詁云置立也是置與封義同案
置凡訓封立者並植之假字說文木部植或作樞可證植謂直
立與橫搖正相對云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
勝負可知也者惠棟云灸說文久部引作久云从後灸之象人
兩脰後有距也案士農禮云幕用疏布久之注云久讀爲灸既
夕云木希久之注云久當爲灸謂以葢案塞其口注云以柱兩
牆之間輓而內之與儀禮久之同義是久爲古文灸爲今文也

从火久聲古文省火段玉裁云說文久字下引周禮久諸牘以觀其橈案此則故書作久師讀爲炙也許君從故書作久自可通無勞易字久炙義相近許以炙釋久案久之本訓從後抵拒引申爲長久之訓後人乃知長久之訓而不知本訓遂以抵拒之訓專歸炙字注家欲知古今異言古今異字之梗概耳柱今之柱字云正於牆牆聳者釋文云聳本又作澀又作厔同案說文止部云聳不滑也澀厔並聳之俗取牆聳者欲其柱之定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六建五兵與人也反覆猶軒輊疏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有賈疏云廬人所造有柄者戈戟父與西矛夷矛五兵而已上車有六等除軫與人四兵此云六建建在車上明無訛自廩人與五兵爲六建可知也戴震云六

建高爲五兵與旌旗案翼說是也人立車上不可言建注義爲
短云反覆猶軒輶者既夕記志矢一乘軒輶中注云軒輶猶軒
輕御覽車部引通俗文云後重日軒前重日輕戴震云六建搖
動則車行反覆矜祕不彊故也

匠人建國

立王國若邦國者

疏匠人建國者說文匚部云匠木工也

記云匠人御板孟子梁惠王篇云工師得大木匠人斲而小之又左成二年傳魯賜楚以執斲百人杜注以爲匠人鄉師職有匠師卽匠人之長也凡建立國邑必用土木之工匠人蓋木工而兼識版築營造之法故建國營國溝洫諸事皆掌之也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者天官敘官注云建立也賈疏云周禮單言國者據王國邦國連言據諸侯經既單言國鄭兼言邦

國者以其下文有王及諸侯城制明此以王國爲主其中兼諸侯邦國可知下文又有都城制則此亦兼諸侯也水地以縣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疏水地以縣者將建國必先以水平地以爲測量之本莊子天道篇云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李筌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有水平法蓋古之遺制也江永云此謂測景之地須先平之蓋地不平則景有差故下注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非謂通國城之地皆須平也疏謂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地隨地勢皆可居民何用平案江說是也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枉也於造城之處四角立四柱而縣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

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定卽知地之高下江永云今工人作室有平水之法各柱任意量定若干尺畫墨四面依墨用橫線線下以竹承水縣直物於線進退量之如柱平則直物至水皆均如不均則知柱有高下而更定之意古人亦用此法戴震云水地者以器長數尺承水引繩中水而及遠則平者準矣立桶以表所平之方縣繩正植則度水面距地者準矣案江戴說是也四角立桶卽於所平之地立之縣繩所以正植亦以測四植距水之高下均否此蓋兼有準繩之用矣淮南子齊俗訓云視高下不失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於浣準許注云浣準水望之平浣準疑卽管準所以測高下之表儀也云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者位卽天官敎官辨方正位之位彼

注謂定宮廟也凡建國必先定宮廟之位而後平地置繩以縣
眡以景故書繩或作弋杜子春云繩當爲弋讀爲杖玄謂繩古

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
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日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疏

置繩以縣眡以景者地既平然後揆日眡景以正東西南北之

郊背卽辨方之事也賈疏云置繩者繩亦謂柱也以縣者欲取
柱之景先須柱正欲須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之於柱之四角四
中以八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眡柱之景故云
眡以景也注云故書繩或作弋杜子春云繩當爲弋讀爲杖

者段玉裁云杜正繩從弋又云弋讀爲杖此與正帝爲奠奠讀
爲定正笏爲筭筭讀爲橐同說文繩弋字作弋而杖爲爾雅劉

劉杙之字杜易弋爲杙者蓋漢時槩弋字已作杙故以今字易古字如以爻易久之北許自據周禮故書及字形得其說故不同也云立謂槩古文臬假借字者段玉裁云鄭君則從槩謂槩爲臬之假借如筭爲稟之假借九軌爲簋之假借下文引爾雅分別杙臬字見此經言在地者則作臬爲正不當如杜作杙也案段說是也鄭以槩臬爲古今字故以後注中並作臬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者賈疏云天文志云夏日至立八尺之表通卦驗亦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故知樹八尺之臬臬卽表也必八尺者按考靈曜曰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也彼云八神此縣一也以於四角四中故須八神神卽引也向引而縣之故云神也江永云古人樹臬用八尺何

也蓋測景之臬不可過短過短則分寸太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爲宜八尺雖無正文而土中之地夏至景尺有五寸以知用八尺臬也後世郭守敬測景用四丈之表表上作樞梁下用銅皮鑽小竅於小竅中取橫梁之景謂之景符此後人之巧法然四丈表亦不易作也疏引考靈曜謂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此漢人之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詔讓案臬卽大司徒測景之表周髀算經亦謂之髀長八尺取天高八萬里周髀已有此論雖非實測然古天官家習傳其說故鄭亦從之互詳大司徒疏云曄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者曄詩廡風定之方中孔疏引作視是也凡經作曄注倒用今字作視名本並誤詳大宰疏正位必先辨方故曄

景以正之也引爾雅日在牕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者證臬與杙異槩當爲臬也釋官云橫謂之杙在牕者謂之櫛在地者謂之臬郭注云杙槩也臬卽門槩也此引作在牕者謂之杙者鄭以杙櫛同物隨文便改之爾雅之臬卽此經之槩與明闡字異郭注亦誤爲規識曰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旣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

疏

爲規識日出之景與

日入之景者測東西之景也詩大雅沔水箋云規正員之器也林喬蔭云此蓋於土圭之外別許測景之用謂於地平上爲圓規而植檠其中日出景在檠西日入景在檠東觀景端與規齊

之處識之參以日中午正之景則東西正又中屬其規以指槧而南北亦正與土圭互相爲用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者中國在赤道北日景所照恆偏指北惟日初出時景端正指東日將入時景端正指西故正東西必眡日出入時景端正詩鄒風定之方中云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毛傳云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周髀算經云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後識其晷晷之兩端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皆卽此法也又淮南子天文訓亦有以表測景正朝夕之術與此經及周髀並不同蓋漢以後所更定也云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者但議景端恐尙不審故復爲規以攷其合否也云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

規之交乃審也者規之交賈疏述注作規交阮元云之字蓋涉上衍詭讓案此謂從日初出始有景時測臬西之景端畫識之隨景東移接續畫之至日入時窮臬東之端不復有景處而止既得其景乃以臬爲心而於臬兩端景線相距之內爲圓規其大盡景線之兩端而旋轉若規適相交則東西正也如有微差則兩端距臬心必不能同度東長則東半規邊線出西半規之外西長則西半規邊線出東半規之外而不能交矣故必規之交東西乃審也鄭意蓋如是江永云爲規者以樹檠之處爲心而畫墨於地爲圓形視朝景端之當規者識之又視夕景端之當規者識之作一模線於規心亦作一模線與之平行則東西之位正矣後世郭守敬作正方案多爲之規樹矩表於案心

多爲之墨亦放此意而變通之日景近二分時朝夕有微差當
二至時朝夕均方位尤審戴震云先爲規而後識景記文也先
識景徐徐作點後乃連爲規鄭說也案江戴說是也江謂先爲
規後識景與經文合似勝鄭義梅毅成林喬蔭說同云度兩交
之閒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者臬卽八尺之臬圓規兩交之
閒正與臬心南北相當爲直線與東西橫線交午爲十字形橫
線兩端正指東西則取直線折半屈之兩端正指南北矣周髀
正東西南北之法卽與此同惟不爲規不若此之審畫參諸曰
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
長疏晝參諸日中之景者兼測南北之景也日中謂日加午時
其景與前指臬之南北線相合則正也凡日中景端必正指北

故墨子經上篇云日中正南也云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者極星恒居正北測其與所識日中之景合否也正朝夕者舉東西以晐南北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晏子春秋襍篇下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北辰樞星並卽極星董晏二子說與此經合程瑤田云朝夕卽大司徒職所謂景朝景夕也正朝夕者正其東西也必夜考之極星者極星與地中正南北相直者也日東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西日西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東南北不相直者也當地中未得其求之時便不考之極星安知尺有五寸者之爲地中而日東景夕日西景朝使不考之極星又安從而知其景之夕與景之胡哉是故考極星者測景之權衡而正朝夕以求池

中舍是則弗得其求也林喬蔭云夜考極星經既未言其術鄭注亦不之及惟賈疏謂當夜半考之而所以考之之方究未明也竊案周髀有云正極之所游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而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此卽所謂夜考極星者正猶定也謂定極星所在之處也八尺表卽八尺之檠於地平之所立之以繩繫表顛亦置檠以縣之意也其必於冬至日加卯酉之時者以冬至前後卯酉之間皆得見星故於此時希望引繩致地識其兩端其相去爲東西之正猶爲規識景以日出日入參諸日中而正東西也中折其所識之兩端以指表爲南北之正

猶測景之規度兩交之間以指槩而正南北也是其法與測景
略同案林氏據周髀以釋此經考極星之法是也但周髀望極
星定於二至故必以卯酉二時此經正朝夕則通四時言之故
考必以夜以卯酉二時惟二至乃見極星若夜則通四時無不
見也此經與周髀法蓋大同小異又案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
云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古法正南北兼考中星蓋中星
必在正南與極星在正北亦參相直也但中星無定隨時變易
不若日中之景及極星之不差故此經略之耳注云日中之
景最短者也者日中晷直故景最短也云極星謂北辰者爾雅
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公羊昭十七年傳云北辰亦爲大辰何
生云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

辰以別心伐所在徐疏引李巡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許宗彥云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頭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當居北極大星或卽此歟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璣之用正同若論語所云北辰卽周髀所謂正北極璣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鄒伯奇云論語爾雅北辰皆通指北極四星言之猶大火謂之大辰伐謂之大辰皆不必定指一星也謂之北辰者居天之北以正四時然惟不正當不動處故可因其四游以測日度而知節候詔

讓宋天體渾圓二極居其中爲左旋之樞周王城爲今河南洛陽縣今實御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四十三分南極入地亦如之南極不見故揆測者必以北極爲宗續漢書天文志劉注引張衡靈憲云天有兩儀以饗道中其可觀者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明焉是也北極正中卽天之中古謂之天極又謂之北極樞後世謂之赤道極然天中之極無可議別則就近極之星以紀之謂之極星沿襲既久遂并稱星爲北極又謂之北辰然則北極者以天體言也北辰者以近極之星言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極星與天俱蒞而天極不移用髀算經云欲知北極極璣璣周四極常以夏至半夜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時西游所極日加卯時

東游所極此北極睿幾四游正北極樞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周髀之說與呂覽正同璿璣者卽極星故續漢志注引星經云璿璣謂北極星也尙書大傳云璿璣謂之北極是也北極樞者卽天極也然則極星繞極四游非不移者其不移者乃天極耳論語爲政篇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此亦謂天極而曰北辰者舉星以表極許氏謂卽指赤道極是也至古天文家說極星或以爲四星史記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漢書天文志說同或以爲五星史記索隱引春秋合誠圖云北極其星五在紫微中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篇引石氏說同則兼數天樞小星昔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

也第二星帝王也亦大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隋書天文志苗爲天文大象賦丹元子步天歌說並略同攷史記所云天極四星其一明者卽晉志北極第二星最赤明者苗爲謂之帝星丹元子謂之大帝之坐今名與苗爲同史記所云房三星苗爲謂之太子庶子後宮三星今名亦同晉志所謂紐星苗爲亦以爲後宮屬丹元子則以爲第五星天樞今直謂之北極此星距帝星較遠故史記不數說苑辨物篇說書璿璣玉衡云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說苑之樞星卽所謂天樞今所謂北極者而劉向以與北辰並稱則亦不數樞星矣其考測亦有二法有專測帝星者周髀立表希望北極中大星是也有專測樞星者晏子云北戴樞星是也占經引黃帝占云北極者一名天樞一名北

辰天樞天一座也又靈憲云樞星謂之北極隋書天文志云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續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此經極星其爲帝星樞星無可質證要之古說北極星或四或五其攷測或主帝星或主樞星皆先秦舊術也至二極終古如一而極星則隨恆星東徙今則紐星移遠極至五度四十五分而不動之處乃在鈎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故推步家改以鈎陳大星測極然說苑雖以鈎陳與北辰樞星同爲璿璣已闇以鈎陳測極之端而終不以鈎陳當北辰知古經無是義也又北極帝星卽鄭所謂天皇大帝名耀魄寶者占經引甘氏別有天皇大帝星庄鉤陳口巾今名亦同鄭所不從互詳大宗伯疏

周禮正義卷八十二終